

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二）

刘 一 之

LiuYizhi

岐阜聖徳学園大学

紀要第54集

2015年2月

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二）

刘 一 之

Abstract

The grammar and words used in newspaper articles in Beij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were those of the everyday conversational diction of that time, whether they were news articles, editorials, opinions, commentaries, or novels.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evolves, these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becoming extinct to such extents that they cannot even be found in today's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definition and an explanation to some of these lost words.

关键词 北京话、近代汉语

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许多白话报纸，上面刊登的无论是新闻、演说还是小说，都是用当时的北京口语写作的，和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含有大量欧化、日化语言的小说、文章不同，使用的语法格式、词汇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这些语词现在一些已经消亡了，一些仅在少数老北京人中使用，也处于正在消亡之中，一般人已经很难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在词典上又查不到，或词典上释义不太准确。2013年我曾在《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纪要》上发表过《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解释了46个语词，这篇论文是继续对一些语词做出解释。

奥援：后台。

你倒是没有那宗门路，没有那个奥援，那可没法子，你就卖命挣那几个准日子的钱罢。

《益世余谭》

一点能为没有，真有奥援，真有大伞（从先管大人情叫大伞），也能大抖一气。《益世余谭》
北京也有奥援，地位是稳如泰山。《一壶醋》

八义：怯，没知识的傻头傻脑的人。

偏巧这位拉车的，也是位八义太爷，他也不认识。鼻子底下有个嘴，只好打听罢。《益世余谭》

不信您看，凡是让汽车闯了的，不是八义大爷，就是老弱残兵，再不然就是下等妇人。

《益世余谭》

奉劝坐胶皮的先生们，千万留神八义。《益世余谭》

白条子：刀。

因为这个，兄弟俩大起冲突，耍了一回白条子。《过新年》

到了晚上，毛春子喝了个马是得，弄了把白条子，堵着门口儿，这们一大骂陈友谅。《小额》

马是得：喝得醉醺醺。当时有一种洋酒，牌子是“马德士”。有个评书段子说，一个人喝醉了，

大着舌头说，还要喝“马，马士德”。所以，管喝得醉醺醺叫“喝了一个马士德”。

到了晚上，毛春子喝了个马是得，弄了把白条子，堵着门口儿，这们一大骂陈友谅。《小额》

宝官：赌场中管开宝、出宝的人。

内中有一个宝官，人呼某瞎子，在前清时代开宝就有名。这次组织宝局，是某瞎子跟麻张的原动力，现正极力进行，至于能否开张，尚不得知。《益世余谭》

宝局：赌场。

从先有宝局的时候儿，距离宝局不远儿，必有一处小押儿，所为要输了就可以扒衣裳在他那里押，流弊滋深，一言难尽。《益世余谭》

内中有一个宝官，人呼某瞎子，在前清时代开宝就有名。这次组织宝局，是某瞎子跟麻张的原动力，现正极力进行，至于能否开张，尚不得知。《益世余谭》

与其以妓馆筹款，不若以宝局筹款，较为有益。《益世余谭》

散学：办私塾，招学生来学。

娘儿三个房地皆无，就指着徐堃教着个散学，翁氏给人作点针黹，对付着度日。《苦鸳鸯》

徐堃这个散学，每月打净捞干，不过剩两三吊钱，又劳心又惹气。《苦鸳鸯》

教散学不要紧，甚至于还教专馆，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苦鸳鸯》

这一来人家也就说了，但分手里有钱，谁肯教这个散学？《一壶醋》

伧：混不吝。

德三爷素来最伧（上声），又是街坊又是世交，比塔三爷又小几岁，桂氏撒泼，他满不往心里去，你哭我也嚷。《鬼吹灯》

这个孩子也真伧（上声），人家挨打哭，他挨打乐。《苦鸳鸯》

温爷心说：“这小子是开玩笑哇，瞧起来这家伙伧（上声）的厉害，方才听他所谈，与此案有密切关系。要破此案，大概许在此人身上。甚么叫大舅二舅的，他既跟我论亲戚，我也跟他论亲戚。”温爷为人也很伧，当时就管他叫外甥，老爷儿俩倒是一见如故，十分的投缘。《酒之害》

赶嘴儿：专等人家吃饭的时候去，让人不得不请他。

记者有个陈街坊，不必提他姓名，外号儿叫老赶，因为他喜于赶嘴儿。人家请客，他竟唱闯宴，真吃真喝，来的熟和极了。有一天大家吃公东儿，内中就有记者。《苦鸳鸯》

吃公东儿：饭钱大家分摊。

记者有个陈街坊，不必提他姓名，外号儿叫老赶，因为他喜于赶嘴儿。人家请客，他竟唱闯宴，真吃真喝，来的熟和极了。有一天大家吃公东儿，内中就有记者。《苦鸳鸯》

世俗吃公东，有一宗抓大头，又有什么撒兰，都是这种的意思。《益世余谭》

抓大头：朋友一起吃饭，饭钱大家摊。抓阍儿，一张纸条上写“大头”，抓到“大头”的人，要比其他人多出钱。

世俗吃公东，有一宗抓大头，又有什么撒兰，都是这种的意思。《益世余谭》

撒兰：朋友一起吃饭，饭钱大家摊。在纸上画一丛兰花，有几人吃饭，便画几片花叶。在叶子根部写上不等的钱数，一片叶子上的钱数为零。然后盖上根部，让大家挑选一片叶子，写上自己的名字，饭后，按根部上的钱数出钱。

世俗吃公东，有一宗抓大头，又有什么撒兰，都是这种的意思。《益世余谭》

吃味儿：看着别人好，心里不舒服。

刘二听说了，大大的吃味儿（吃味儿就是挑眼吃醋）。《苦鸳鸯》

再说范子良呢，老师夸外人的孩子，说他家孩子强，不但不吃味儿，不生气，不挂倒劲，反倒喜欢。总也算难能可贵了。《张文斌》

富二太太有点吃味儿，那天向富二先生说道：“立泉这孩子，这两天也没来，听说他竟给人瞧病哪。听说瞧一个还是好一个，这一来他把咱们的财全截了，这孩子可真丧尽天良！”《曹二更》

春点：做买卖时迎合顾客心理的说辞。

有一个卖药的摊子，是个四十来岁，外路口音的人，摊子上悬着块布匾，上写“专治五膈七噎，水臌杂癆，一切疑难等症”。彼时正在圆粘儿（生意人设法招徕人，调坎儿叫作圆粘儿），虽然也是春点（生意口叫春点），听着好像有两句尖的（真的叫尖，假的叫腥）。《鬼吹灯》

大夫摔簧、春点、吹牛皮、虎事，那是照例的套子，千人一面，不必细说。《二家败》

尖：真。

他们那是腥的，咱们那是尖的。你没听说吗？‘腥加尖准没完’！《铁王三》

有一个卖药的摊子，是个四十来岁，外路口音的人，摊子上悬着块布匾，上写“专治五膈七噎，水臌杂癆，一切疑难等症”。彼时正在圆粘儿（生意人设法招徕人，调坎儿叫作圆粘儿），虽然也是春点（生意口叫春点），听着好像有两句尖的（真的叫尖，假的叫腥）。《鬼吹灯》

腥：假。

他们那是腥的，咱们那是尖的。你没听说吗？“腥加尖准没完”！《铁王三》

有一个卖药的摊子，是个四十来岁，外路口音的人，摊子上悬着块布匾，上写“专治五膈七噎，水臌杂癆，一切疑难等症”。彼时正在圆粘儿（生意人设法招徕人，调坎儿叫作圆粘儿），虽然也是春点（生意口叫春点），听着好像有两句尖的（真的叫尖，假的叫腥）。《鬼吹灯》

腥活：假的。

孙知州使了这么点儿腥活，众乡民脑筋简单，登时很以为希世之荣，这就有赞不绝口的，说：“你看大老爷有多们和气，跟咱们很有个面子。”《张二奎》

你冤别人行了，你跟我怎么也闹起腥活来了？你不该呀！《一壶醋》

虽然是生意腥活，作工儿很好（不知唱工儿怎么样），所像真事。《益世余谭》

大大：大妈。

老大大（北京呼伯母为大大）给你送来，你就吃罢。《一壶醋》

大大，您早回来啦吧？《小额》

群儿呀，过来给伊大大请安。《小额》

当差使：小孩儿出天花儿。

北京俗语，管小儿出花叫作当差使。《二家败》

刀架子：保镖，给人挡刀的。

每逢库兵出来，讲究坐快车，前头两辆，后头两辆，他在当中的车上，总带十几口子保标¹的，单刀洋枪，车辕上一跨，这宗人们，俗呼为刀架子，又叫刀垫子。《益世余谭》

哥哥上库的时候儿，我还跨过车沿呢（当过刀架子）。《小额》

刀垫子：保镖，给人挡刀的。

每逢库兵出来，讲究坐快车，前头两辆，后头两辆，他在当中的车上，总带十几口子保标的，单刀洋枪，车辕上一跨，这宗人们，俗呼为刀架子，又叫刀垫子。《益世余谭》

第老的：兄弟中年纪最小的。

跟着两三个兵，第老的都过得六十，勾竿子都弯啦。《鬼吹灯》

张氏说：“你把兄弟多了。这第老的就有五六个，三爷也有七八个。倒是那个第老的，那个三爷呀？”《土匪学生》

第老的说得有理，老弟兄们走着，老弟兄们走着。《小额》

发头卖项：伸脖子晃脑袋。没教养的样子。

他手下有个跑账的小连，外号儿叫青皮连，没事竟耍青皮，有二十多岁，小辫顶儿大反骨，有几个小麻子儿，尖鼻子，闻点儿鼻烟儿，两个小杈²骨儿，说话发头卖项，凭他一张嘴，就欠扛俩月枷，借着小额的势力，很在外头欺负人。《小额》

十七八岁就打群架，夏天是一身紫花布裤子、汗衫儿，说话摇头摇脑儿、发头卖项，整本大套的土匪。《土匪学生》

有两位恭本当差的，都是规规矩矩。就是他，小辫儿打紧，发头卖项，晃悠着一个土匪脑袋。《土匪学生》

恭本：循规蹈矩。

有两位恭本当差的，都是规规矩矩。就是他，小辫儿打紧，发头卖项，晃悠着一个土匪脑袋。《土匪学生》

要说小文子儿的媳妇，虽然是仓花户的女儿，库兵的儿媳妇，打扮的倒还恭本。《小额》

¹ 保标：应为“保镖”。

² 杈：应为“颧”。

此人有四十多岁，打扮的也很基本。《王有道》

别致：奇怪。

这个娘儿们可真别致，人家怕当头人立妾，他要给当头人立妾。其性与人殊，真正的反常为妖。人家作奶奶太太的，最怕当头人置姨奶奶，听见当头人要立妾，能够哭三天吵八夜。《搜救孤》

铁王三一听，心说：“这事又来的别致。”《铁王三》

周道台说：“你这话别致极了。我又没死，你哭我什么？”《过新年》

爽得：索性。

既然如此，咱们哥儿俩，爽得亮盒子摇。《小额》

我哥哥现在闹痢疾，爽得过些时，大哥你听我的信得了。《姑作婆》

今年都是个双岁数儿，爽得明年好不好？《库缎眼》

绕住了：想不通，想错了。

老姐姐你绕住了。你儿子已然死了，你这个岁数儿，家里任屁没有，整天喝西北风都不饱。你这个媳妇儿，你不让他改嫁作甚么？《苦鸳鸯》

老梅，你绕住了。中国的警章，不是就为咱们穷小子设的吗？《益世余谭》

老兄，你绕住了，照你说的这个办法，是英雄豪杰所为。他们要有这宗思想，他们还不干这宗招说的事哪。《益世余谭》

灌米汤：说好听的。

曹大娘本来是贪便宜的小人，翁氏一灌米汤，把个曹大娘乐的要飞。《苦鸳鸯》

填不满接待董爷，非常的客气，说了好些个官场话，无非是借重老兄诸多帮忙。足这一灌米汤，董爷还是照旧进行办事。《董新心》

本县温大令，撒开了一捧绅士，连灌米汤，带戴高帽子，这些个绅士们一吃翅子席，很得滋味儿，大家都吃乐了（德行）。《方圆头》

台面儿：给人整体印象，包括长相、举止等等。

我们这个姑爷您瞧罢，台面儿就不憨蠢，性格儿也好，总算我长住了眼睛啦。《刘军门》

姑娘台面儿不错，听说脾气秉性也好，也就得了。何必这们吹毛求疵啦？《张文斌》

小孩儿台面儿还挺好，没有胶皮团的习气。《益世余谭》

抬石头：费用平摊。

住店吃饭，咱们娘儿俩抬石头，你看怎么样？《苦鸳鸯》

懒驴愁：鞭子。

你找人不找人疼，诚心犯别扭，你瞧见墙上挂着的懒驴愁了没有，那就是你的对头。《苦鸳鸯》

叠：打定。

麻花刘由翼里一出来，就叠了这们一个主意，表面可是一点儿没露。《麻花刘》

翁氏早叠了一个主意，说：“他既是作官的，就不能擅娶有夫之妻。我把原因跟他说了，他要讲人道，我再要求他别的事情。他要不讲公理，我有死而已。”《苦鸳鸯》

生虎子：没经验的新手。

来的是个生虎子，进了门儿一瞧，新人喝醉了，擦胭抹粉，睡了个挺香，装新的衣裳也穿上啦。黑天没日，也没细瞧，七手八脚，把曹大娘扔在轿子里，抬起来就走。《苦鸳鸯》

马前：唱戏时，取消一些情节、台词，提前结束。

姑娘我是不相了，我打算马前抬亲怎么样？《姑作婆》

闲话取消，马前开书。《张二奎》

就是有一样儿毛病，叙到后来，一路马前，就不甚热闹了。《王遁世》

门脉：门诊。

少俞你别说这话。瞧门脉人家给钱不给呀？”黄少俞说：“看门脉是得给钱呀。票活可也不少，一早总瞧七八十号。《张文斌》

富二先生看完了门脉，出马天还早，曹大那里作活，富二先生托着水烟袋跟他聊天儿。《曹二更》

富二先生早晨给人看门脉，他在旁边真下心听，半年多的功夫，居然有点意思。《曹二更》

票活：义务干的，不收钱。

少俞你别说这话。瞧门脉人家给钱不给呀？”黄少俞说：“看门脉是得给钱呀。票活可也不少，一早总瞧七八十号。《张文斌》

挂牌之后，买卖很兴旺，一天竟门脉，除去票活之外，总瞧个一二十号。《曹二更》

二大妈您是不知道，小曹的买卖也是糟心，您别瞧一天瞧不少病，是票活多，见不着多少子儿（那当儿还不行害人的铜子儿哪）。《曹二更》

黑：偷偷儿留为己用。

二老虎给了吴八儿五十两银子，吴八儿先黑起三十来。《张二奎》

炸：火儿，大发脾气。

李顺一带出话去，一请六老太爷书房里坐，喝，立刻就炸啦，说了一大套闲话。《小额》
邹氏又一哭，老两口子炸了。《张二奎》

一两刨九钱，没有东西啦。人家怎么会不炸？《铁王三》

狗蝇胡子：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

要说希四的打扮儿，可真够个部属司员的派头儿，有四十来岁，白净子儿，小颧骨儿，尖鼻子儿，新留的几根黄狗蝇胡子，两只小三角儿眼睛。《小额》

但见这小子有五十岁，几根狗蝇胡子，小眼睛儿，小颧骨儿，小尖鼻子儿，两个扇风耳朵，一乐好像夜猫子，要配个尖纱帽翅儿，简直是审头的汤老爷。《张二奎》

吴监督分着博士顶，穿着西装，披着一件大衣，小三角儿眼睛，尖鼻子薄片子嘴，几

根狗蝇胡子，说话的声儿，像秦腔小花脸刘义增。《董新心》

边式：漂亮。

刀伤常一见杨氏，心说，这个小娘儿们，实在边式的厉害。《麻花刘》

女眷来宾们一瞧，好一个边式小媳妇儿啦。《张二奎》

王侍郎有四十多岁，白净子儿，小黑胡子儿，透着精明。穿着行装，分外的边式。《八戒常》

雁儿孤话：闲话。

吴八儿又口了一套倚势欺人的雁儿孤话，这个问题算是解决。《张二奎》

此公的雁儿孤话³很多，一时不能备述。《余谈》

逆事：倒霉事。

正这儿说着呢，没想到又出了一件逆事。《小额》

您说阿三老爷家里，现在出了这当子逆事，人家自然是不能管喽。《小额》

家里遭这宗逆事，还犯戏迷哪。《张二奎》

八行：八行书。印好的竖着八行的红格信纸。指大人物的信。

原来东间屋的炕上，小棹儿、小枕头儿、笔、砚、八行书，全预备好啦。《小额》

在子英没起身的时候儿，就听见人说，江西这位大帅，天性乖谬，并且贪婪，很有人要给他湾转八行。《一壶醋》

我们家世代作官，并且都是科甲，就没用过八行。《一壶醋》

打起要是有八行，大帅何至于不见？《一壶醋》

老乡长：对同乡的尊称。

老乡长这次出京，大帅那里没有两封信吗？《一壶醋》

老乡长，咱们都是为方子傍儿（旗人），非亲则友。《一壶醋》

方子傍儿：也写做“方字旁儿”。旗人。因为“旗”是方字旁。

老乡长，咱们都是为方子傍儿（旗人），非亲则友。《一壶醋》

至于北京方字旁儿的先生们，稍有积蓄的、有点特别能为的，暂且不提。《余谈》

窝窝：窝囊，窝心。

给他当属员，真有点儿窝窝。《一壶醋》

这宗社会、这宗人心、这宗德行，年月怎么想好的了！可是好人跟着受罪，未免窝窝。《益世余谭》

挣了会子钱，一点幸福没享。土话有云：可实在窝窝。《益世余谭》

人心：酬劳。

药钱多少的话，您自管说。只要我好啦的话，加倍的必有人心。《小额》

³ 雁儿孤话：应为“雁儿孤话”。

堂翁若肯把曹常氏的呈子批驳，耿鸣玉必有一分人心献上。《一壶醋》
屠子嘉一给当线索，李大令自然有分人心。《赵三黑》

急战：急脾气。急匆匆。

又怕国文这两天就来，一时无法，急战卖了一处房子，给了国文一千银。《一壶醋》
本族里有急战的，揪着王九赖，说：“九老爷子，银子多咱放呀？”《铁王三》
这位太爷，怎么这们急战哪？《一壶醋》

我又不是承办领催，也不是司务长，你问我行吗？你怎么这们急战哪？明天准放。《铁王三》

外话：俗语。

就说这件事，跟您说句外话，黄雀儿的母子，很算不了麻儿。《小额》
我跟三哥说句外话：“粮食店搬家，斗是我的。”《铁王三》

明是给他说话，暗含着给他直砸，外话叫“倒托儿”，倒把他的劣迹说了说。《一壶醋》

下宝是报的：不能告诉你。赌博时，押的是什么，怎么能说出来呢？

兄弟你瞧，我瞎打听打听（别打听啦，下宝是报的），你别生气呀。《小额》
要是孩子哭了半天，听不见人言语，那您就不用打听了，下宝是报的。《铁王三》
侯老师少打听罢，下宝是报的。《张文斌》

直点儿：一个劲儿地。

小额一听，微然的一楞，登时恍然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里有万语千言，嘴里可说不出一句话来，直点儿低头犯想。《小额》

王九赖甩了一套赞儿，王氏直点儿陪礼认错，王九赖是得理不让人，假秀才作好作歹，王九赖又往回拉，两个人是定妥了活局子来的。《铁王三》

周孝连急带气，直点儿的跺脚。《过新年》

秀氏一瞧，大春子颜色儿转了，直点儿嚷冷，以为他是着了凉啦，让他躺下，给他盖上被子。《五人义》

打絮麻的：拍花的。

招弟那年看会，被打絮麻的（就是拍花的）拐去，卖与河南郑州一个赵乡绅家。《铁王三》

离光：离谱。

真是室家无恙，喜溢门庭，这真是普天同庆的事情（说的也太离光啦）。《铁王三》

亲宾人等壅途塞道，说有两混成旅，那叫离光，也足有一营。《益世余谭》

刘狗子那天，多喝了几盅，胡这们一吹，越说越离光。《回头岸》

分心：费心。

老哥儿们多分心啦，我们走啦，一半天见。《小额》

四弟分心，我这里谢谢，这件事我是断难从命。《花甲姻缘》

请您分心。能派交通部主事最妙。否则电报局差使亦可。事成之后，必有相当酬报。《益世余谭》

归道山：去世。

病了几个月，居然竟归道山。《花甲姻缘》

荫青先生感时慨世，抑郁不安，于民国四年竟归道山。《益世余谭》

开释后归家，白天不敢出来（怕遇见熟人），抑郁烦闷，饮食减少，一个多月，居然归了道山。《益世余谭》

托底：清楚底细。

这些个事我全托底。我们有个街坊，也在阎王玉那里跑账，跟刀伤常是换帖。《麻花刘》听说他有些个历史，丁爷满托底，所以他不大。《花甲姻缘》

万飞云又跟劣绅勾上啦，反正府衙门的公事，他都托底。《张文斌》

官印：大名。

从先姐夫的官印，不是叫秉直吗？《花甲姻缘》

老兄的官印，我已然上了册部了。《怪现状》

店家说：“官印是如敬，对不对？”《回头岸》

黄毛儿：小钱，即铜圆辅币，10个黄毛儿等于1个铜元。

就是出俩黄毛儿的分子（没听见说过），也是人情，你还能把人驱逐出棚吗？《花甲姻缘》

就便把他弄的枪排了，两个黄毛儿我也落不着呀。《张文斌》

一说就拿一块济贫，舍的吗？为两个黄毛儿，还要起革命呢。《益世余谭》

就便：即便。

就便把他弄的枪排了，两个黄毛儿我也落不着呀。《张文斌》

就便打死两口子，全有我呢！我豁出一年高墙去（宗室），也就完了。《麻花刘》

就便这回害不死，他们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鬼吹灯》

错过：如果不是。

这孩子您可得管教他，少让他上这里来。他们有家呀（错过嘴直，不能说这宗话）！《鬼吹灯》

先得给他白糖水喝，然后搀着溜，溜完了得给他四消丸吃，慢慢再给他揉肚子，错过这们活不了。《鬼吹灯》

不过东家一番美意，不能辜负就是了，错过了简直的不让他瞧。《张文斌》

抓：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过了霍乱季儿，一闹冬瘟，老先生就抓啦，很给人治错了几回。《小额》

噎膈李两天没露，桂氏又抓啦。《鬼吹灯》

孩子倒是吃了个挺胖，正在七八个月上，抽了一回疯，三丁儿抓啦。《二家败》

口盟：只是嘴上认了把兄弟，没有举行仪式。

诸位瞧见啦没有？这是口盟的把兄弟！《小额》

死鬼三哥我们是口盟，哥儿俩吃喝不分，简直过命的交情。《鬼吹灯》

忽然来了一个姓杨的，天津口音，三十多岁，高身量，白净子，自称与仲臣同事，并且是口盟，奉主人委托进京有事。《益世余谭》

公喜：也写做“恭喜”。指工作。

人家问他贵公喜，他说是候补守备。《鬼吹灯》

我问他何处公喜。他说：“没出息。低微行（音杭）当儿，在汽车上司机。”《益世余谭》

后来有人问他恭喜，他说在兵部，问他甚么乌布，他说某司掌印。《酒之害》

参考资料：

陈鸿年《故都风物》（台湾）正中书局 1970年

待余生《燕市积弊》/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年

周传家、张静文、于嘉《风雅京华》中华书局 2010年

中文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968年

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1990年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年

宋孝才《北京话语词汇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7年

贾采珠编《北京话儿化词典》语文出版社 1990年

石继昌《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 1996年

资料来源：

松友梅《小额》《横滨市立大学纪要》第186号上影印 1968年

损公（蔡友梅）《五人义》（现藏天津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鬼社会》（现藏天津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库缎眼》（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花甲姻缘》《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麻花刘》《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苦鸳鸯》（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张二奎》《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一壶醋》《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麻花刘》《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刘军门》《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鬼吹灯》《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铁王三》《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王遁世》《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董新心》《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曹二更》《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 损公（蔡友梅）《方圆头》（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二家败》（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梅蒐（蔡友梅）《益世余谭》《北京益世报》1919年11月21日—1921年1月16日
梅蒐（蔡友梅）《余谈》《北京益世报》1921年1月17日—1921年3月19日
亦我（蔡友梅）《怪现状》《北京益世报》1917年3月18日—1918年2月18日
亦我（蔡友梅）《过新年》《北京益世报》1918年2月19日—1918年6月4日
亦我（蔡友梅）《回头岸》《北京益世报》1918年6月5日—1918年8月27日
亦我（蔡友梅）《土匪学生》《北京益世报》1918年8月28日—1918年9月23日
亦我（蔡友梅）《八戒常》《北京益世报》1918年9月24日—1918年11月6日
亦我（蔡友梅）《王有道》《北京益世报》1918年11月7日—1918年12月4日